

大宋男子爱戴花

官员在帽子上簪花，簪花甚至成了全民潮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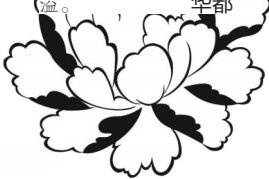


四相簪花

花卉因其美丽芳香，很早就进入了古人的视线中。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花文化，宋人对花的喜爱可谓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。

在今天，簪花是一种别样的风景线，但你可能没有想到，宋时鲜花戴到了官员的帽子上，男子簪花甚至成为一种全民化的现象。

有花才能进入皇宫，戴花有详细的官方规定，簪花当宰相成趣谈，朝野上下都爱花。宋代，仿佛被花海浸泡，芳香四溢。



全民簪花 男子簪花成礼仪

其实，并非是宋代才开创了男子簪花，南北朝时就有在朝冠上插花的行为。

《隋史》中记载，隋太子外出打猎，头戴玉冠，并插上金花做装饰。

在前代文化的影响下，唐代男子簪花有了较大发展。新科进士将赐宴折花，皇帝也喜欢对钟爱的臣子赐花簪花。

宋代男子簪花达到鼎盛，甚至成为一种全民化的现象。

宋代统治者对簪花文化的认可，推动了民众簪花的的风潮。宋徽宗最具代表性，每次出游回宫，都是“御裹小帽，簪花，乘马”，陪行的官员侍卫也都要簪花。

但也有官员不喜簪花。宋初官员对赐花表现出排斥情绪，御史采取应对措施，如果官员不把所赐之花戴在头上，就要受到御史的弹劾。

男子簪花成为礼仪制度的一部分。嘉定年间，簪花规定愈发详细而系统，什么身份戴什么花，都有明文规定。

官员对簪花的推崇，带动了民间簪花之风，使得簪花现象蔚为大观。

《东京梦华录》里记载，汴京大街上“游人如织，子弟多有簪花者。彼女子争睹围观者众，有甚者，窃羨之，低蛾眉，其状若狂”。体现了民众对簪花的狂热推崇。

北宋时，有一种芍药，上下为红色，中间有一圈黄蕊，形似身穿红色官袍、腰系金色腰带的官员，被称为“金缠腰”，且当时只有宰相才穿红色官袍、系金色腰带，所以皆以能观赏此花为升官吉兆。

时任扬州知州的韩琦邀请宾客观赏，剪下四朵“金缠腰”，插在自己和王珪、王安石、陈升头上。说来也奇，此后的三十年中，四人竟都先后做了宰相。

于是，历史上有了“四相簪花”的典故，民间有了“四花之瑞”的吉祥之意，芍药也成了花瑞的象征。

品种丰富

生花、象生花、琉璃花

鲜花花期短，易衰败，价格昂贵，聪明的宋人想到了以“假花”代替鲜花簪戴。

簪花种类随着簪花风气的兴盛而丰富，主要有生花、象生花、琉璃花等。

生花，即鲜花。宋人主要在节日和宴饮聚会时簪花，三月三日，男女皆戴春花。

“三春戴荠花，桃李羞繁华。”端午节时，戴艾叶、榴花。

九月九日，登高宴饮、簪戴菊花。

每个季节的时令鲜花，都会成为宋人佩戴的选择。

牡丹花也受欢迎，其中的名贵品种只有皇帝才能佩戴。

名贵品种姚黄就是一例，牡丹花开时，宋神宗游幸皇宫附近的金明池，洛阳进贡一朵姚黄花，“花面盈尺有二寸”，宋神宗独赏姚黄而归。

象生花，是宋人制作的假花。象生花通常以罗、帛、绢等材料制成，花中以罗花为最贵，只有宰执以上的官员能簪戴；其次是栾枝，卿监以上的官员簪戴；绢花最次，赐给将校以下的官员簪戴。

南宋时，开始流行佩戴琉璃花，用琉璃制成，十分受欢迎，“京城禁珠翠，天下尽琉璃。”簪花还受到了苏轼、黄庭坚等文人群体的关注，簪花现象被纳入了诗词中，沾染上了文学气息。

如苏轼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”（《吉祥寺赏牡丹》）；邵雍“头上花枝照酒卮，酒卮中有好花枝”（《插花吟》）；黄庭坚“乱折黄花插满头”（《南乡子·卧稻雨余收》）、“黄菊枝头生晓寒，人生莫放酒杯干。”（《鹧鸪天·坐中有眉山隐客史应之和前韵即席答之》），还有无名氏的“指酒指花。头上戴花方饮酒。以花插头上，举杯饮。”（《调笑令》）等。

古人簪花 趣事多

据史料记载，秦始皇曾规定，嫔妃在正式场合必须戴花，宫女也要戴花。东汉时期也有簪花的习俗。

到了唐代，簪花已经是女子之间相当流行的一种装扮了。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里有一句，“云鬓半偏新睡觉，花冠不整下堂来”，说的就是当时住在蓬莱仙宫的杨玉环，得知唐玄宗的使节到访，来不及整理妆容，匆匆忙忙出来相见，所谓“花冠”便是其戴在发髻上的一种花饰。《开元天宝遗事》中还有唐玄宗为杨贵妃戴花的情节，御花园里新开了桃花，玄宗亲自折了一枝，插在爱妃的发髻上。

唐代女子 争戴轻盈美丽金茎花

彼时，不仅仅是举国上下最受关注的女性之一杨玉环，民间乡野的普通女子也喜欢簪花。尤其是在阳春三月，春花盛开，普通的女子平时消费不起绫罗绸缎做成的假花，此时却有更加灵动美艳的鲜花可戴。

《杜阳杂编》是唐代的一部笔记小说，里面有一段关于妇女争戴金茎花的故事。这种花像蝴蝶，若微风迎面，则飘飘摇摇飞舞起来。因为金茎花轻盈美丽，妇女喜欢采它来做头饰，而且当时还有这样一句话，“不戴金茎花，不得在仙家”。

在唐代，簪花除了是一种美化装饰，还是秋天里重阳节的一种风俗。王维的诗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中有一句，“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。这里的“插茱萸”说的就是重阳节里簪花的风俗。除了插茱萸，他们还戴菊花，有诗为证，杜牧《九日齐安登高》：“尘世难逢开口笑，菊花须插满头归。”

宋代男子 戴花是荣誉和恩宠

其实，宋代男子一开始不那么爱戴花，毕竟在世俗的眼光里，戴花往往是女性的一种装扮方式。但是，宋代高层的统治者可不这样认为，他们赏赐下属花，这是荣誉和恩宠，下属应该亲身好好戴着，而不是让随从捧在一边。

从宋太宗时，皇帝会为每年的新晋进士摆喜宴簪花。当年司马光考取功名，参加庆贺喜宴。众人都戴着皇帝赏赐的花，只有他因为觉得自己出身寒家，不喜欢奢靡而未戴。同年考取功名的人看见了，觉得不妥，跟他说，这是皇帝赏赐，必须戴，君命不可违，司马光这才簪花一枝。

洛阳民俗 无论贵贱都爱簪花

随着上层统治者对簪花的重视和认可，以及民间兴起的一些关于簪花可沾喜气并辟邪的民俗，簪花在宋代男子间也流行开来。当时的文豪苏轼就很喜欢簪花，他的一些诗词里都有这方面的描写。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，曾应邀去当地的吉祥寺赏牡丹，赏花自然也要戴花，“人老簪花不自羞，花应羞上老人头。醉归扶路人应笑，十里珠帘半上钩。”再如他的《答王巩》：“子有千瓶酒，我有万株菊。任子满头插，团团见花不见母。醉中插花归，花重压折轴。”

限于文字资料的留存，上文所举的例子大多是关于朝中官员的簪花经历，其实在男子簪花盛行的那一段宋代历史中，百姓也喜欢。到底有多喜欢，未能搜索到更为具体详细的资料，但从一些文人的诗词散文中或可窥见一斑。欧阳修在《洛阳牡丹记》中就曾如是记录：“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。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，虽负担者亦然。”洛阳的民俗是老百姓喜欢花，春天花开的时候，无论贵贱都爱簪花，即使是挑担子卖苦力的人也是这样。 济时